

23 DEC 1935

半月新聞

LE GRAND SHANGHAÏEN 上海

每期大洋五分

● 紙聞新性軟的料資實翔供提 ●

● 第四期目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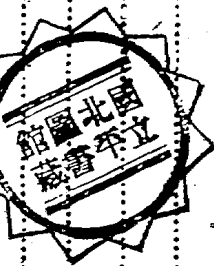
開放新聞恢復言論自由

宋哲元印像記

訪問汪精衛的回憶

我們所知道的殷汝耕

一小時會見馬相伯



蘇州人物特輯

- 蘇州的報紙..... 鄭雲玉
- 國學四老師..... 徐慶秋
- 蘇州一花猴..... 周漢鵬
- 蘇州風景線..... 顏文樑
- 記顏文樑..... 周圭
- 蘇州的藏書家..... 苑烟樓
- 蘇州一行..... 苑菊高
- 說書在蘇州..... 任象水
- 湖語蘇州小姐..... 費志仁
- 黃金髮姑娘..... 蕭豐

本刊定價
 全年廿四期 國內一元二角 國外二元四角
 半年十二期 國內六角 國外一元二角

優待預定
 全年廿四期 國內一元 國外二元
 半年十二期 國內五角 國外一元

基本定價
 凡在二十四年十二月以前向上海本社發行部
 直接預定本刊全年者祇收成本九角本外埠一律
特價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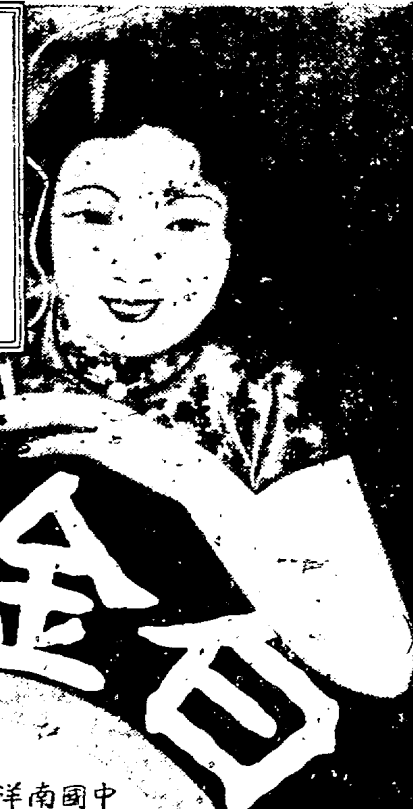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發行

● 作者讀者溶化凝成的結晶物 ●

大上海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榮讓里五號

白金龍香
煙遍銷全
國到處風
行煙絲高
貴色澤金
黃香味醇
美精雅裝
璜允推國
煙中極品

各紙均售
煙店有售



極品國香
百金龍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惠民奶粉

紅罐保嬰身補藍罐

最合國人體質

華商惠民奶粉公司

承索樣
罐每罐
請附郵
票一角

上海江
西路第
四百五
十一號

開放新聞恢復言論自由

中央委員 雷震

年來新聞統制，對於輿論，極其封鎖之能事，雜誌報章，對於國事外交只能作模稜兩可之記載。他人之如何威脅不得而知，政府之如何應付不得而知，看報紙如猜燈謎，必須前後推敲，彼此覆按，始能略解一二。主持輿論者更須絞盡腦汁，重要問題最多只說如此如此，問題益嚴重，記載愈空洞，有時竟不准登載。此種統治政策，只令一般民衆，終日猜東疑西，每有小故，則謠言百出，人心惶恐，社會頓呈不安之現象。然本國報紙可以統治，外報爲統治力之所不及。華報不能登載者，外報往往大書特書，一般人咸認華報之消息不靈，而外報所載者爲實事。

至於結果，實予人以投機，利用，造謠之機會。我之新聞統治，適足爲外報張目耳。政府對於國內輿論，箝口結舌而不准談外交，三令五申，不准國人發表有妨國交之文字。然外人報紙則放言狂論，隨意造謠，且隨時印行不利於我們政府之小冊，所謂不妨國交者如此乎？所謂親善者如此乎？今若開放新聞，使一切消息報紙均得登載，則不致有離奇之謠言以搖惑人心。若使言論略得自由，則彼外人侮辱我政府之文字，我國人亦得與之筆戰，是非所在，經辯論之大明，

彼輩造謠之技術，必至此而窮矣。抑吾聞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積憤成不平之氣，爲橫逸斜出之謀，外交失敗而內變以興，歷

華北風雲中主要人物

宋哲元印象記

他說過：「長城是我們的死所」

新聞報記者 陸詒

達到時局緊張，大衆便睜開眼睛，多看報紙，儘管在現實特殊環境高壓下的報紙，不能克盡「忠實報道」的職責，但大家還是在希望着從報紙上得到一些可靠和迅速的消息。從這幾天的報紙上看來，宋哲元已經是成爲華北風雲中的主要人物，他的一舉一動，會引起人家的注意。

宋哲元將軍過去最光榮的功績，是喜峯口抗敵的一戰。記得在去年的八月三日，記者因爲參加開發西北協會第二屆年會，在張家口見到這位抗日名將。那日早上，二十九軍司令部前的一片廣場上，高搭着一座閱兵台，凡是開發西北協會的年會會員，都請到台上。宋將軍穿着土布的軍裝，站在台上，用牧師傳道式的音調，（這種音調，是西北

史往例，昭然不爽，及今不圖，噬臍何及，我政府諸公，其三思焉。

× × ×

軍將領特有的風格）向台下的士兵和參加歡迎大會的察哈爾各界代表，說着下列的話：

「我們要收回東北失地，必須要鞏固現在的西北，要鞏固現在的西北，須得要把西北的蘊藏，儘量開發，儘量利用。而西北的富源，一定要拿我們軍人的頭顱和鐵血來做保障！……」繼着他伸出手來，遙指那隱於遠山中的長城說：「一個人總是有死所的，我們二十九軍全體官佐士兵的死所，便是那蜿蜒曲折的長城。」（這句話在當時確已成爲二十九軍全體信奉的格言）他訓話完了以後，就領導我們去參觀二十九軍教導隊的營房，內部佈置雖然非常簡單，可是很夠得稱「整潔」兩字。四壁張貼着觸目驚心的標語，最精警的是「二十九軍是國家的軍隊」「守土

衛國是軍人的天職。這兩句。士兵們多西北健兒，他們曾經在喜峯口受過敵軍炮火的體驗，也曉得怎樣在帝國主義飛機大炮轟炸下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

宋將軍給予我的印象，是一個爽直堅強而具有愛國赤誠的軍人，二十九軍是當得起國家干城稱謂的好軍隊。

敵人的鐵路，運送到華北來！當前的問題，決不是單純的華北問題，而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爭生存的問題。暫時的退讓，妥協，苟安，祇有加深着我們民族前途的危機，

訪問汪精衛的回憶

曾慶一年六月牢獄生涯

抱審亡國不亡主義政策

自汪院長遇狙擊之消息傳出後，世界各國，無不異常關心，深表同情。法國「小巴黎人報」女記者加斯克（Gasc）因聞汪氏遭遇意外，曾於十一月二日發表其與汪氏晤談回憶，愛慕傾折之誠，尤覺溢於言表。茲特譯載其全文如下，以見各國人士對於汪氏心理之一般。

中國行政院長突遭狙擊，中國沉悶局面，忽使人劇烈注目，余於虛絀之下，忽想起此領袖羣倫之美丈夫，蓋余近曾謁晤汪氏於其京寓中也。汪氏任行政院長兼署外交部長

決不能中止敵人無底的懲擊，我們只有發動廣大的民族自衛戰，在血花和火光中去攫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利。

宋哲元過去有抗敵衛國的功績，因此大家都承認他是個好軍人，二十九軍的全體士兵，當然更是不可多得的好軍隊。在鐵路進逼，舉國民衆悲憤的現在，我們深切的希望宋本人和二十九軍，應時時反省到過去的光榮底由來！英勇的担負起民族自衛戰的前鋒任務！

小巴黎人
報女記者 加斯克

，實為中國政府之真正領袖，而此孫總理精神上之繼承人，確為復興的中國之魂靈。茲將汪氏向余表示之同情，略述梗概，並將余之所回憶者拉雜記之如下。

汪氏在滿清時代，為激烈的革命家，嗣後，有詆毀之為共產黨者。共和告成，皆知汪氏有特才，常請其担任各項要職。此行政院領袖，學識淵博，賦性忠實，思想卓越，而其演說之神妙，尤能顛倒無數聽衆，且其淳厚率直，亦足令人驚異。本報駐南京代表加爾提愛氏 M. Gardner 曾向余言：「當南

京開全國運動會時，曾見汪氏不帶衛隊，與羣衆坐於使新都生色之大運動場參觀台上，易得不令人折服。」又聞法學教授兼中國政府法律顧問愛斯加拉氏（Escarot）汪氏氣宇軒昂華貴，未有接近之而不為其所吸引者也，余前曾極欲謁汪氏，爰離去人煙輻湊的上海，而赴南京一行。乃有人告余汪氏身體不適且極忙碌，恕不見客，使余甚為失望。某晚忽電話，謂汪氏明日請余相見，殊出余意料之外，豈運動使然耶？抑因余之堅決所致耶？汪氏寓所寬敞，器具係英國式，舒適樸素，雅緻異常。窗外草地平舖，偏植花卉，且有噴水池。余由汪氏之至友鐵路部長長會仲鳴氏招待。會氏文章卓絕且善詩詞，能操純粹法語，與余縱談歐洲政治。門忽啓，見一美少年人，穿中裝，至余面前，溫厚端莊，目光深銳，炯炯射人。此人為誰？即汪氏也。汪氏與蔣介石同為中國柱石，早已遐邇聞名，乃就面貌觀察，以僅年二十五歲之少年者。余曰：「院長係少年。」汪莞爾曰：「余五十二歲矣。心多憂慮，面顴乃生。我人衰者，由內而來。余曰：敢問孔子非徒修心，且善攝生乎？」

汪曰：「據我看來，西方科學昌明，但採納中國先哲名言，亦不無裨益。西方宗教漸趨於哲理化，在中國則不然。精神上素得自由，傳教士往往枉費心力，不得成效。」余曰：「或無孔廟，現已無人祭掃。或

爾民亦崇祀孔子。」

汪曰：「此可並行不悖，宗教上價值，雖屬衰微，但孔子之哲理名言，其勢不稍減退，華人無論智愚，可於其哲理中，取得光明與規範。」此時桌上羅列茶點，雅緻精美，清香熱氣，緩緩上騰。

余曰：「院長能貫徹主義，當費鉅大代價。」

汪曰：「余廿五歲時，曾度一年六個月之牢獄生涯。余在北京攝政王應過之橋下，埋伏炸彈，不幸有犬狂吠，警士立即注目，炸彈及余悉被搜獲。其後革命發生，余被釋，余在獄中所來之希望，不致落空。」余靜聆其言，莊重質樸，面上則常帶和藹之色。

余曰：「院長為四萬五千萬人民之政府之領袖，其工作何等重大！」汪曰：「然，有社會問題，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三，時有水旱之患，有財政及經濟問題，因經濟恐慌，工商業不易發展。更有匪患問題，若輩避匿山谷中，隨時侵略城市，勒索稅款，擄掠勒索外人傳教士及中國富人。」

余曰：「院長用何法以應付之？」

汪曰：「一九三一年時之勝利，諒早明瞭。因滿洲事變及福建事變之發生，赤匪乘機反攻，諒亦早已洞悉。目下湖北廣西及福建三省內之匪患，業經肅清，但僅顧剿匪，勢必不足。務須為政治上之設施，竭力抬高經濟地位，整理金融市場，發展工商事業，

建設道路，疏通溝渠，修築堤，藉阻黃河水患。上述國家建設，雖或不免缺乏連貫，惟據現狀觀之，確有進步情況，政治統一，尤是重要，否則國家建設終不能達到圓滿結果。業與西南領袖磋商，藉以排除困難。俟國民黨開大會時，當更趨協調，希望能劃清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權限，各方都能滿意。使一閱此世界地圖上我國所佔地位，則知我人不斷的努力之成功，自需相當時望。」

余曰：「遷都南京，院長是否贊同？」汪曰：「我國因地理上關係，不免受外來侵略。南京居我國中部，保護較為周到，於政府行動，亦較為便利，北京過去印象太深，迭受侵略，新中國當有新都。」

余曰：「院長叫和平道路上努力，余已知之。」

汪曰：「余與世界上主張和平者，同一心理。我人信仰和平，渴望和平，國際條約予我人以達到和平之機會，認為足以維持疆界。滿洲及熱河被侵略，使我人明瞭條約擔保

力甚為薄弱。中國不侵略他國，但於相當時當知自衛，我人逐漸整飭軍隊。我人用最大力量與日本和平接近，或有低毀我人為懦弱者，但忍耐及訴諸正義。對於注重於和平及人道者，並非為無用的利器，希望日方能趨於更較公正態度。」余提及日方之威嚇，波及遠東全部，如菲列濱漢澳大利亞及越南等。

汪曰：「一切困難無有不能排除者。中國有光榮歷史，現雖尚在暗淡道路中，其將來自不能居於卑辱地位，仍將為亞洲文化之領導者，政治上得採取任何方式，但所不能移易者，即為民主政體之大主義，可謂「甯亡國而不亡主義」。此種主義，可以鼓舞生命」

當時極外暮色蒼蒼，園中水聲潺潺，汪氏言語略加停頓，向外遠望，但並不驚慌，不幸之意外，或已被其逆料，但並不能擾亂其心曠之安靜。

余幸得與此聰穎卓絕心境寬宏之人物相接近，而與其離別情形，亦費不能忘却。與談及此，余遂告別。

我們所知道的殷汝耕

本社 編輯部

(一) 殷汝耕之家世

殷汝耕字亦農，浙江省平陽縣人，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生。現年四十六歲。

祖某以燭家起業，為福州鉅商。燭德號「大同」。所製紅燭，人樂用之，八閩人士靡不知有殷大同者，甚至有以大同名紅燭焉。

汝耕父尊庭，以雄於資，好同人急，遂

得情於士大夫之林，會稽李越縵記中，時見其人，張之洞督鄂時，尊庭捐道班，籤分湖北，曾以瑞安黃紹鈺之力，署襄陽道。

汝耕兄弟三人，長汝驥，字錫夫，光緒九年。（一八八三）生，長汝耕七歲為同盟會會員，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民三年返上海經營中華新報。民五年任財政次長，六年因財政總長陳錦濤收賄事件辭職。廣東後曾任某省銀行總經理。二十一年任國民政府文官處參事。近在上海執會計師業，為全浙公會主幹人物。

次汝麟。曾任浙省高等法院長，退休後，執律師業於海上，一子名體新，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汝耕最幼，少時隨兩兄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年少多金，遂私東京東樓館下女而婚焉。婚事頗榮侈，「留東外史」，曾記其事。汝耕執袴氣習最重，日語頗嫻熟，好與浪人交，各種下流社會，時見其出入，故郭松齡失敗時，奉軍疑為日人，得免誅戮。

民國十年左右，汝耕設新通墾殖公司於上海哈同路民厚里，經營江北阜甯一帶墾荒事業，自任經理。資本來源出自日人，計劃經營，均為日籍技師。革命軍興，以陳銘樞之介，委為總督官，曾一度任蔣委員長通譯，兼改官交通部航政司長。一二八混戰以後，因緣時會，被任為湖北接校委員，塘沽協定簽字，復以日本通，而為戰區行政專員。

(二) 殷汝耕政治生涯

殷汝耕，自早年卒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後，於中華民國初二次革命時，曾與乃兄殷汝驥共參加革命運動。其後，由中國銀行派往日，曾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駐日委員，及雲南省公署財政顧問等職。民國十四年，參與北京關稅特別會議。十五年，郭松齡倒戈張作霖時，殷助郭，以外交部長名義，向大連旅順日本官憲疏通，請諒解郭軍入奉天。郭松齡失敗，殷即逃奔新民屯日本領事館分館，潛伏半年，後亡命日本，寄居大阪其妻弟家，在大阪「每日新聞」，陸續發表「半歲回顧錄」，自述參加郭軍之理由。不久，回上海，奔走浙江自治運動，又在長江一帶，作政治活動。民十六年渡日，歸國後即任國民政府參議。十七年，為國民政府非正式駐日外交代表兼國民政府參議。自日歸國後，又歷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國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司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等職。二十一年任上海市政府參事，一二八事變，代表上海市長與日本方面辦理停戰協定。二十二年，塘沽協定成立後，任戰區督察委員。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通州發表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宣言及報告，自任自治委員會委員長。其夫人係日本高知縣井上某之女，頗精通日本事情，日報稱之為「舉世皆知之日本通」。

(三) 上海新聞界一致討殷

自殷汝耕宣布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後，上海各報，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各著評論一致聲討。茲彙錄各評論之精華如左。新聞報浩然著「戰區事變」，略稱：「殷汝耕身為戰區專員，乃忽揚自治之幟，假借民衆名義，宣言與中央脫離，真不知是何肺腑。殷身為國家任命之官吏，其職在保障人民，維護國權，不思盡職，而甘心叛亂，實有壞法紀，應於嚴懲。」申報宜君，作時評「大可注意之通州事件」，斥「殷汝耕身任中央政府所命之官吏，乃竟有如此大胆無恥之叛亂行為。我全國凡有血氣之民衆，當無不切齒痛恨，一致聲討。」

時事新報評壇「安定華北掃除叛逆」，痛責「殷汝耕以一介書生，連逢際會，聚致逆顯。竟喪心病狂，為虎作倀。假自治之美名，竊據二十二縣區，設立所謂冀東自治委員會者，偽官偽職，沐猴而冠，妄發宣言，馳臭中外，使一萬三千方哩之乾淨土，重染腥膻，百四十之炎黃裔胤，為所塗奸，殷汝耕之肉，其足食乎？殷汝耕之罪，其容誅乎？殷汝耕強奸一百四十萬之民衆，不自廢足，猶圖鼓其簧舌，再度蠱惑我北方賢明長官，行見殷汝耕自掘墳墓，日暮途窮，以至於滅亡也。」

是報真君，作評論「對華北偽自治運動」，謂：「最滑稽者，即殷之偽自會，特設於孔廟之內。衡以今日殷汝耕之無恥行動，不僅爲孔子之大罪人，抑亦爲國家民族之大罪人。殷汝耕素有日本通之目的，政府往日對日折衝，亦曾加以倚畀；今乃出此背叛民國之行動，可見任用外交人員，而僅以某某適爲標準，不問其平素之人格，終將自受其累。」

民報社評，藉君的「溧東的把戲」，論：「此次溧東事變之罪魁爲殷汝耕，殷在過去數年中，聞與某方人物接近；惟在受命爲溧東行政長官之前，尙無逆跡，故因其語言及辦事事務便利關係，乃得任命，固未慮其今日竟甘心出此。殷之逆行，全然爲漢奸面目之暴露，已斷非任何方面所能飾辭辯解。即我國民亦決不因任何方面爲之辯解，而曲恕之也。」

中華日報社評，和君於「斥所謂自治運動」中，亦指：「殷汝耕竟甘爲賣國賊，賊心可誅」。立報評論，則稱：「殷逆宣言與行動，皆有媚外表示。殷汝耕之流，真是可恨亦復可憐。」

(三)日報對殷之輿論

東京報知新聞十一月二十七日載「中日之外交商議與華北問題」，稱：「戰區督察專員殷汝耕氏於二十四日發表戰區自治宣言

，委員長殷氏及各委員復於二十五日舉行就職典禮：決定組織新政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之新政權於此宣告成立。新政權之領土雖狹隘至於可與日本之四國匹敵，但當此華北形勢極其複雜之際，首先樹立自治政權，乃值得特記之事也。」

東京朝日新聞十一月三十日，載「南京

一小時會見馬相伯

對於時局發表沉痛談話

說笑話把中國比做海蜇

時報 張若谷 記者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大晚報曾虛白君約我同到徐家匯土山灣去訪候九六老人馬相伯先生。當我們上升降機司機人：「老先生今天見客不見？」他答道：「今天客人來的很多，連你們兩位已經是第四起了。你們最好少講幾句話，不要使老先生太勞精神。」我們遞進名片，不到一分鐘，一聲請進，我們放輕脚步便走進他的溫暖的起居室中。

相老人，頭戴一頂珊瑚結的瓜皮帽，依靠在一隻安樂椅中。他記性真好，一見會君便認識，一年前，會君跟他的父親孟撲先生，曾去請他給會君的祖母題簽告，說來也心傷，相隔一年，如今是會君來請題寫他父親孟撲先生的訃告了。

政府之華北對策」，指南京政府「對戰區督察專員殷汝耕氏下免職通緝令，不外乎對日本表示埋怨之意也。南京政府之對策，以一種姑息之手段敷衍當前事實，甚爲遺憾。華北之事態已呈現極其重大，而且危險之狀態。如南京政府所顯示之對策，不僅不能收拾事態，且愈益劇戰事態，以至糾紛不已。」

「老先生近况如何？」

「返勉強可以過得過去，可是我年紀老了，年老的人，都不過是如此吧。」

他放下報紙，忽然望着我：「小張，你也長大得快啊！他隨着眼睛看我嘴唇上面沒有剃掉的小鬍鬚，再看我身上穿的藍袍黑馬褂。說：「這樣的打扮，活像一個中央委員。」

我苦笑了一笑。相老人說：「小張，不要動氣，我老頭兒常常喜歡挖苦年輕的人，你好久不來了，近來苦幹得怎樣了？」

我便遞上去三本「大上海人」，在第一期上，印着他老人家手書的「埋頭苦幹」四個字。我說：「這是兩個月的苦幹出來的小成績。我們幾個年輕人，雖則幹得很苦，

但是精神上都是覺得很快樂的。」

他揭開創刊號的封面，看了幾行「發刊宣言」，一點一點讀，很誠懇地說：「希望你們要恆心做下去。你們要多做些愛人類愛國家的工作，要多吃些苦，多做幾件有益社會的事情，我自己是老了，希望你們年輕的人，多替中國爭氣。」

不知道怎樣地他忽然談到中國近日的時局。他放下刊着華北般汝耕叛變新聞的當天報紙，長歎了一口氣，很嚴肅地說：「現在談外交的，比前清時代更不如了。外邦人祇知用槍砲來和中國辦理外交。回想起從前法國人侵犯越南的當初，不是同樣的情形嗎？越南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屬土，法國的軍隊未攻進東京時，劉永福將軍按兵不動，謊報我軍勝利。等到砲打東京時，他才着急要派人和法國交涉，他們想把這件事交我去辦，因為那時候會講法語的人不多。我是當場拒絕了，因為中國向來沒有劃分過疆界，雲南和越南都是中國的領土。但是法國人早已調查清楚，畫好了地圖。豈不是要把我當漢奸嗎？」

相老人談話上了勁，愈談愈興奮起來。

「說起中國現在的情形，真是叫人傷心萬分。中國本來不是一個國家，從前我們漢族，向來視天下為一家的，其他國家，則視為蠻夷藩屬之邦。如今完全不同了，外國人反不當我們視作一個獨立的大國家了，

你們看，丟臉不丟臉？我可以說句笑話，中國不是國家，好比是一隻海蜆，（即水母，俗名海舌），要吃海蜆的時候，把他從海裏捉起來，割下一塊，再放下海去，牠一死，仍會生長起來。等到再要吃的時候，重新捉來宰割一下。我老人，已經親眼看見多次中國的被宰割了，我自己是一個被割存的份子，你們年輕人要小心，不要給人家連生命都割掉了。」

話轉了灣，老人忽然說到意大利與阿比西尼的戰爭。「我們中國還遠不及一個黑人的阿比西尼，意大利用五千萬的文明人，去打一千萬的野蠻人，黑人不屈服，一定要抵抗，而能得到國聯的同情出來制裁。我們中國呢，人家以一千萬人，來欺侮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我們都會學孔子孟子的「不動心」，我們自有辦法：（一）投降。（二）送錢。（三）拼殺。不到殺的時候，我們還是快快活活地活着。老實說罷，你們也是在其中，不要想自己年紀輕，可以不負責任……」

這道這裏，老人休息了片刻，他又放低聲音說：

「日本現在已經到了外強中乾的時候，但是日本還有國家的組織，日本人還有國家的觀念。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有國家思想的人民，誰敢欺侮他們呢？」

我們看見老人的精神太亢進了，便匆匆告辭，但是，老人一篇熱血的談話，還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

啟者敝社發行之大上海人半月新聞，為上海新聞界同人所贊許之定期刊物，出刊以來已有四期。於初創期內感如加修「理頭會館」（遵守馬相伯先生所立之社訓）深望基礎鞏固後，再獲得社會大眾之同情，務使編者作者及讀者溶化一片，成為一體之新聞刊物。惟同人等自覺能力有限，茲為聯絡國內新聞記者感情並為集思廣益及互通聲氣起見，決於民國二十五年「新年號」中，特出「報人生活特輯」。索仰先生服務新聞界有年，識敏豐富，特請將平日體察心得，作一簡明坦白之自述，藉供全國同業作為借鑑，並俾敝刊增光生色。切在回鑒，諒不見却。茲將徵稿規約列後，幸垂察焉。

徵求「報人生活」文稿規約

- 一、凡屬新聞界同人，不分前任或現役，不拘職位高低，一律歡迎投稿。惟來稿須具真實姓名，及其現在或過去服務報社之名稱。
- 二、來稿任擇下列所擬之題材，分作一題，或合作三題均可。

（甲）為什麼我要做新聞記者

（乙）我從事新聞專業的經過

（丙）我理想中的理想報紙

- 三、來稿文字，文白話均可，字數自一千字至三千字為限。

四、來稿外封，請註明特稿字樣，於十二月二十日前寄下。

五、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掛號里五號大上海人社編輯部。

大上海人社啓

蘇州的報紙

讀者 鄭寒玉

蘇州本是好地方——自古以來，就與杭州爲人們並稱爲「天堂」的。但是，一談到蘇州的報紙，我們感覺得它並沒有同其他內地的報紙同樣的異點，或特點。而在「大上海人」心目之中，以爲上海的報紙，居全國領導的地位，且不說什麼銷路廣大，設備周全，廣告既「可觀」的多，頁數又那麼豐富……等等吧；試問：蘇州也有「中國的北岩爵士」即「中國的報王」其人者乎？又況全國政治中心的首都，近在若干「呎尺」之間，其地報紙之足資爲「站在雲端觀看廝殺」——蘇州既號稱天堂，蘇州人自然是神仙了；神仙能騰雲駕霧，「站在雲端」就勿揮動心浪哉。○者之觀賞，又是朝發而無須等到午——自然更無須等到夕就見分曉的，蘇州報紙處兩大——首都與上海之間的地位，自然愈益顯得其侷促與渺小了。

却說：蘇州日報的歷史，屈指算來，也有三十五年之久了。當韃子光緒皇帝登基坐上龍廷之後二十六年的西歷一九〇〇年，春光明媚的醉人時節，同盟會份子黃華西廬樹笑等人，在盤門清楊地開設一家獨立報字號，以爲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蘇州日報史才

有了第一頁。不久，蔣某的新新報，也隨而誕生。

那年歲暮，蘇州城來了位彥秀——其實是非彥，也不秀的一箇騷韃子——來統治，上承主子的「封報館，擊主筆」底旨意，便對這兩家報下令封閉。從此，蘇州報紙生命一嘆氣就整整死了十箇年頭。

到一九一〇年，蘇州報紙生命給外鬼借屍還魂了。原來，那年白井之幽靈，飄然來到蘇州，附在安徽人姚某的身廬，用剪刀旋糊將上海報紙的記載，移花接木過去，添上些當地的鸚鵡狗碎，重新再在紅腳盆裏印刷機也——打了箇轉身，產生了蘇州日報，蘇州報紙總算沒有絕了後代。

辛亥革命，論者不知其何許人也——以爲報紙宣傳之功，不可沒也；有事實爲證：蘇州光復前一月，黨人龐錫笑汪紹芬李通等經蘇督撫之批准，刊刊江蘇公報，以繼獨立報而爲革命努力宣傳，果然不久蘇州就變成民國的蘇州了。

民元，「言論結社自由」載在臨時約法，全國報紙陡然像雨後春筍般發，而因政權之公開，新政黨也風起雲湧般產生，於是就有許多報紙與各政黨，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有的擁黨自重，有的藉報活動。當時，國民黨在蘇州刊刊民信報；而江蘇公報因主

筆是張東蓀，遂屬於進步黨，以與民信報對壘。至於以營利爲目的的，則有蘇州日報。蘇州日報是上海報紙駐蘇代理商石雨聲所辦的，目前還存在着，算是現在蘇州獨一無二像上海的申報一樣是資格最老底老報。

民二，陳其美烈士在上海起義，民信報既是國民黨的機關報，那自然是對此表同情，甚且主張蘇州也應獨立，於是被當局壓迫而停刊。同時，進步黨的江蘇公報也因缺乏人材與財力隨之夭折。

自此以後，直到民十五，旋刊旋停的報紙很多，如平江日報，蘇報，新江蘇報，益蘇報，獨一報，明報，正大日報，民蘇報，蘇州時報等都是短命鬼。其少數能繼續出版的，有市鄉公報，吳語報，蘇州明報，大公報，中報等幾家。

在這樣一箇長時期內，報界有三件大事：一、蘇州報紙自備印刷機的，以民五刊刊的市鄉公報爲嚆矢。二、吳報發刊，取材於風花雪月，絕對不談政治，在當時——五年十月——是所謂「別樹一幟」的報紙，我們可以說它是蘇州小報的鼻祖。三、蘇州報紙原本不用時事電訊的，也無就遞那一回事。至江浙戰禍發生，屬十三年三月創刊的蘇州明報乘時崛起，首先採用上海通訊社稿，以長途電話傳遞。因此時事消息都很迅速，遠大爲讀者所歡迎，於是各報相繼效行，頗引起了各報間的競爭之風浪。

民十六以後到現今為止，蘇州報界的變遷比較少，這裏可以報告幾件事，也不過是些報紙的生死存亡罷了。民國日報創刊於民十六年，是由市黨部主辦的；民十九二月變為吳縣民報。社會日報係顏益生利用佐理民國日報的機會，藉黨政機關消息集中而於民十六年創刊的；報刊不到一年的光景就停版了，據說原因是營業部人員的齟齬，而「禍延顯考」的。民十八則有大吳語之報刊，蘇州明報之因事被封兩月後始復刊，吳語報之由「小報」擴為「大報」型的吳縣日報。二十二年春，新蘇導報與小蘇報報刊；二十三年冬，蘇民新聞報刊；本年春則有早報與蘇聲日報報刊。

目前蘇州報紙的數量，確不算少。而質的一方面，自然是今勝於昔，可是，縱然有幾種能勉強支持在水平線上，而離理想是太遠了！但話又得說回來，中國一切的一切都停滯在難於媲美歐美日本的階段裏，就不能苛責中國報紙之沒有長足的進步，合理而又平均的進步。全國如此，更不能獨望蘇州報業脫離種種現實的社會條件，而臻於理想之境。然而，報業本身卻又不能說必須等候全社會進步，纔可以發展；因為報紙負有指導，幫助社會前進的使命與作用，在現社會狀態之下，報紙正應為社會與其本身開一條光明的大路。

最後，把蘇州現存的報紙約略介紹於

左：

(一)蘇州日報社長石鍊，職員五人，社址中街路。於民元創刊，現銷數約二三百份。每月預算三百元，來源全為營業收入。日出對開紙一張。

(二)市鄉公報社長顏心介，職員九人，社址碧鳳坊。於民五創刊，現銷約二千份。每月預算約一千八百元，全恃營業收入。日出對開紙一張。

(三)吳縣日報社長胡覺民，職員九人，社址東中市。創刊於民五十月，銷數約七千份。每月預算三千元，亦恃營業收入。日出對開紙一張半或兩張，廣告佔總篇幅二分之一以上，餘則配備各項新聞，評論，及劇刊「吳語」等。

(四)中報社長洪笑鴻，職員五人，社址東中市。十年五月創刊，現銷五百份。日出對開紙一張，每月預算三百元，全恃營業收入。

(五)蘇州明報社長張叔良，職員十三人，社址圓門外橫馬路。十二年三月創刊，銷路與吳縣日報不相上下，每月預算及其來源亦同。日出一張半至兩張，廣告與新聞等的配備，也同吳縣日報差不多。副刊是「明品」。

(六)大公報社長費棟材，職員凡八人，社址在碧鳳坊。於十五年六月創刊，銷路約有四百份。每月預算特營業收入，約需五

百元。日出一大張，廣告篇幅甚多，新聞等文字全用四號字排印。新聞除極少極少的國內新聞外，社會新聞則幾乎有十分之五是關涉到盜拐案的消息，其餘也不容易看到數條是讀者所需要知道的消息。不過怪得很，居然也有「兒童週報」之類的副刊，雖說內容不見得高明。

(七)大光明社長顧益生，職員七人，社址在五洲路石橋弄。十七年創刊，約銷二千份。每月預算八百元，特營業收入。日出四開紙一張，據說內容取材於「地方專業的評論，而着眼小處」。該報原是三期刊，後來因為「為社會需要起見」而改為日刊。

(八)大吳語報社長郭子良，職員七人，社址在圓門外橫馬路。於十八年十一月創刊，銷數約六百份。每月預算四百元，特營業收入。日出一小張，內容如何請看它報眉上一句標語：「蘇州社會通俗日刊」。

(九)吳縣民報這是一張黨報，社長姚鴻治，社址設在縣黨部，職員共九人。十九年二月創刊，現約銷一千二百份。每月預算一千六百元，經費來源由黨政津貼。日出一大張，內容為是黨報的關係，當然很好。

(十)新蘇導報社長王兆傑，職員八人，社址在番司空巷。於二十二年三月創刊，現銷一千份。每月預算四百五十元，特營業收入。日出一大張。

(十一)小蘇報社址在東中市，於二十

二年春報刊，日刊一小張，是所謂「小報」也者。

(十二)蘇民新聞 於去年冬報刊，日出一對開紙一張半，據它的自我宣傳：「自信兩三年後，本報之閱戶，不難與上海新聞報申報並駕齊驅」。又說：「今日日本報之勢力，才較該兩報為宏大」。真是值得敬畏的事，於是我們對於該報的內容，實在不敢隱說了。社址設在英香爐七號，看官不妨去買份瞧瞧。

(十三)早報 本年一月報刊，社址在

國學四老師

餘杭章太炎先生，侯官陳石遺先生，江甯鄧孝先生，吳江金松岑先生，近年都寓居在蘇州；頓然間，吳門寂寞的舊文壇上，平添着一番熱鬧，這次若谷先生在大上海人要編一期「蘇州人物特輯」要叫我寫些蘇州舊文壇上的消息，尤其需要知道這幾位老師的近況，祇得拉雜報告一些給關心這幾位老先生的朋友們。

(一)章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是去年秋天纔搬到蘇州來住，動機，是因為前年他老先生應「國學會」之請，來蘇講學，會中招待他住在滄浪亭裏，山光水色，便給這位老先生愛上了蘇州。一天，我侍陪着他在滄浪亭繞着的面水軒中

飲談龍街，日出兩大張，評論新聞副刊全備，編製似乎很好。副刊有「平日」「每日影評」及「社會教育」等周刊，每星期並且有張「圖書早報」。報刊為期雖不久，自有其前途，寄語該報：好自為之！

(十四)蘇聲日報 社長為常鐘鳴，社址在養育巷。於本年四月報刊，日出一小張。內容除廣告佔一半外，副刊「風雨」與社會新聞平分四分之一版，餘下一版是無線電播音節目並所謂「開篇」也者的地盤，其名曰「無線電臺」。

國學教師徐灑秋

酒，他很高興地，做了一首詩道：「滄浪近在盤龍曲，水濁真堪濯我足，舉酒為酌蘇舜卿，買山同作吳由僕。」不久，便買得了現在錦帆路的新居。不過師母湯夫人，却戀戀不忘於故鄉；當他們遷入新居時，師母曾填過一闕滿庭芳詞，中間有兩句道：「誰讓吳門春樹，總不是故里烟花。」

人家都以為太炎先生是研究樸學，講考據，看見了他一定道貌嚴然，諄諄講學，殊不知他老人家却是最愛講笑話的，記得有一次，東北名將蘇炳文，到蘇州來，請他喫飯，恰巧退隱吳門的李印泉閑揆，也在座上，和蘇將軍縱談往事，十分投洽，太炎先生說他們真像李陵，遇到了蘇武啦！還說「蘇將軍如果去掉了大名的上一字，真可以做蘇少

卿的兄弟行呢？」

今年夏天，他老人家接得北平一輩子弟周作人，錢玄同，他們替老師續刻的「章氏叢書續集」，印得很精，於是他很歡喜常常坐在書室前一株石榴樹下，手執一卷，細細地校勘着書中有錯誤的地方沒有。

最近他在家中，除掉讀書著述之外，再辦着一個「章氏國學講習會」，學生有五十多人，很多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各遠省而來的；他自己每星期講演三次或四次，其餘都是入室弟子孫虞若，薛祖耿，王佩諍等，按時教授，這個學會，能夠成功，可以說是師母的力量為最多。

他老先生除著書外，很歡喜編輯定期出版的雜誌刊物；前清他奔走革命的時候，在日本曾經編過一種「學林雜誌」，書中差不多是他一家之言，可惜這時因為環境關係，出不到三四期，就此中止。後來，他與胡漢民，汪精衛，主民報筆政，也常常發行各種臨時增刊的單本特輯，定名叫「天討」，便是當時很著名的革命鼓吹刊物，到民國十三年，他被大弟子汪旭初鼓勵了興發，於是，又幫着他主持總裁，辦了一種「華國」月刊，發刊辭裏，所謂「余嘉其偏於舉世不為之秋，思卓然有以樹立，且與頻年所接，亦相冥契，故樂從其請。」不過，後來因了汪君中央大學文學院的教務忙碌，出到二卷十期，又告終止，現在他寓居蘇州，又精力

主辦了一種半月刊，定名「制言」，已出到五期；宣言中，說：「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誌，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可見他年紀雖老，而勇於寫作的精神，却返如往昔一樣，所以有人說他「老當益壯」，真是不錯。

(二) 陳石遺先生

在葑谿之上，竹樹蕭林中，有一所半西洋化式房屋，便是陳老先生蘇州的寓居了。沿溪有座小橋，名叫胭脂橋，恰巧他的姬人，去年三十初度，便親撰了一付聯語道：「北地胭脂，恰住胭脂勝地。月華三五，重逢三五年華。」因為這位李姬是十年前北平有名的女伶，生日却又巧是中秋。

石遺先生，很喜花木，書室前小園裏，雜種着奇葩異卉，每逢花開的時候，便置酒邀客，對着那說豔鬥色的千紅萬紫，分韻賦詩；這是他老人家一椿最得意的事情。今年春天，我送了他兩株紫丁香，兩盆千瓣碧桃，一棵楓樹，明天他便做了一首詩來道：「楓樹可及蒼，丁香恰當牖，兩盆小碧桃，入室觀左右，金萱更忘憂，對之開笑口。」可見他一種怡然自樂的風致了。

他和大炎先生過從很密，裏面却有一段小小軼事：當清季石遺先生在張之洞幕中的時候，一天，南皮忽然問起海內文人，石遺先生便力稱章太炎先生之奇才不易得，於是

張氏就想禮聘章先生，後來雖然被梁某的讒言所中傷，但是他們兩人的一種知己之感，至今還依然存在着。

林琴南曾經說他的「石遺室」可以改名叫「造幣廠」；因為他的著作之多，真是近來所少見；一生都是靠着文字生活，所以林琴南有這一句話。整部的撰述，除了「福建通志」，「石遺先生詩文集」，「石遺室叢書」等等，要算商務館出版的「近代詩鈔」，和「石遺室詩話」最為膾炙人口，傳誦一時。最近他在蘇州，又完了「石遺室詩話續編」，「讀通鑑紀事本末書後」兩部鉅者，現止應商務館之請着手編撰「續近代詩鈔」和「遊詩紀事」，近來去看他的朋友，總可見着這位白髮鬚的老人家，在那裏抱膝構思，或是在亂管堆中埋頭疾寫。

他今年整整是八十歲，而精神矍鑠，性情脾氣，却和我們青年人差不多，春天應了胡漢民之約，到了一趟廣東，回來又到廣西，更由故鄉福建，回轉蘇州。像這樣長途跋涉，他竟一點也不覺得辛苦。

有人問他有甚麼養生秘訣，他笑答道：我也不懂甚麼養生之道，不過每天總要出去跑幾趟路，每年總要出去遠遊一次，舒舒筋骨，明年是要計劃着去游四川了。

(三) 鄧孝先先生

在現代考版本之學的藏書家，總都知

道有這一位老先生罷；他寓居在蘇州，是已經多年了，他的曾祖父，便是樹林剛徐一同抗英人，同成伊犁的鄧廷楨尙書，他籍貫本寫江甯，實則上代是洞庭山人，所以現在蘇州人拉他算了邑人。他第一次的承認，是替新修的「吳縣志」題字寫着「洞庭鄧邦述」的名字。

他家裏的藏書，正可以說得汗牛充棟，單是宋元精刻本，就不下數十種，他最珍愛的，便是宋刻本的「披沙集」，「李華玉詩集」，「碧雲集」這三部書，所以他的書室叫做「三李齋」，又叫「披雲齋」，自己別署叫羣碧翁。於此，可見他對這三部書寶愛的程度了，商務印書館印行「四部叢刊」的時候，要問他情形，印這三部書，他很願意的交給他們去翻印；因為他對於藏書是主張公諸同好，而沒有一般奇貨可居藏書家的惡習；不過後來他終於因了生計關係，而把這三部書半送半買的讓給了中央圖書館去保存。

他是最喜歡填詞，同朱彞村，吳瞿安都是最知己的朋友。去年蘇州許多詞人，組織了一個詞社，推他做盟主，按期唱和，至今他們還是興高彩烈的進行下去，他的書法，是善寫「玉箸篆」，固早已名聞當世，但他也能作畫，山水樹石，筆意古拙可愛，不過不肯輕易給人。

x x x

(四) 金松岑先生

金松岑先生是少年的時候，已經才華卓著，早有吳江才子之稱，他最早的著作是「萬樓集」一書，裏面縱論時務，見解獨新，當時便轟傳一時；還有一部「自由魂」，是專講革命的和太炎先生的「越書」可以並駕齊驅，卜居蘇州完成「天放樓詩文正續集」，前年修成「安徽通志」的人物列傳，今年又修成了「雲南通志」的列傳，現在還是終編伏案著書，所以他定了一個接見的時間，是每天下午四時至六時。

他便是「孽海花」說部的造意者，金乙孟樸先生，今春歸道山，他有一首詩笑他是：「司馬會賦杜秋詩，盧前王後各費辭，袍笏三登君作劇，江湖一鑿我遠時，名園虛費猶乎境，小說虞初錦樣思，香火緣深交似水，此情只有夜臺知」，孟樸先生「孽海花」開場一回裏的所謂愛自由者，即是影射他；據金先生說當時做「孽海花」的動機，是替江蘇留日學生所編的「江蘇」雜誌而撰，因為在這時候，各省的留日學生，都有刊物，像「浙江潮」等都是。「江蘇」要他做篇小說，因着這時中國正在注意對俄的外交，各地都有「對俄同志會」的組織所以便拿俄國的洪文卿，做了主角，把賽金花做配角，是有時代做背景，並非隨意拉湊而成的，「江蘇」登了六回，就告停刊；這時恰巧孟樸先

生創辦「小說林」，於是便由魯氏續將下去，造成了文壇上什樣一部名著，金先生談起這件事，常常說是始所未料。他最喜出遊國內的名山大川，差不多都有了他的足跡，所以有人稱他做「現代徐霞客」，今年又同了江亢虎去遊陝西，甘肅，有一次坐了汽車到華山，在山上得了兩句詩是：「秦關山河一

蘇州一花癡

有人說我在蘇州做隱士，我卻自以為是一箇化外人，住在獨家村似的偏僻所在，交際場中，沒有我的分兒。不但怕見一般大人先生，連幾位老朋友也難得會面，幾乎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這一次張若谷兄要我寫一篇蘇州的人物，因此竟也無從下筆，爲了免父白卷起見，姑且來介紹一箇花癡與上海人相見。

這人在四年以前，從上海趕到蘇州來，找尋住宅，東找西找，總也找不到稱意的屋子。末後找到一處，見一株臘梅樹下，恰有他向來所愛的一種花，而別處所找不到的，便毅然決然的掣出他二十年來辛苦掙下的一大筆錢，把這屋子買了來。朋友們跑來一瞧，都說這代價未免太貴，而他卻不以爲意，微笑着答道：您不見這裏有我心愛的花，貴一些算甚麼！他的口氣雖托大，其實他並不是富翁，只爲那小小的一盞花，就捨下了他

掌旋，百車搖瓦上青天。一直到現在還是下面兩句沒有續成，有人問他，他說：上兩句氣勢太大，讓他成了斷句罷。

他的遊興正好，當我在寫這篇稿子時，又接得他一封信來，約我這星期六去到蘇州琅琊山看薛翁亭的紅葉，並且說在朱碧粉黛的樹林中正好去找深秋初冬的詩料哩。

申報春秋
主編人 周瘦鵬

二十年的積蓄，略無後條，因此之故，他家裏的人都喚他「花癡」。

花癡別無嗜好，所愛的就只是花，幾乎將他的心兒魂兒，全都寄托在花上，他自遷居以後，便經之營的將那所簡陋的花園改造起來，經濟的糜費，時間的消耗，都非所惜；而以種花這回事，作爲他最大的事業。劈頭第一件事，就是將他那一盞心愛的花，開始分植，不上三年，早已東一盆西一盆東一簇西一簇的佈滿了全園。每逢春秋兩季開花的時節，他終日徘徊其間，飽領它的色香，樂而忘倦，一夜成詩五十首，極其歌功頌德的能事。行有餘力，更復置各種樹木，作爲盆栽，而以開花的老榕爲標的，如梅樹，蠟梅樹，杜鵑樹，紫藤樹，棠梨樹，木槿樹，梔子樹，石榴樹，枸杞樹，不一而足，數十百年的老樹椿，種在小小的一箇盆子裏，很有古色古香之致。即使價格很高，他也會

節衣縮食的去收買下來。每年春初，又往往帶了花丁，揀了花鋤，到附近各處的山中去搜尋。整日辛勤，滿載而歸，隨又忙忙的從事於剪截種植，連飲食都忘懷了。除了這些老椿外，他又喜歡玩小樹椿，揀那枝幹蒼老姿態入畫的，一一種在徑寸的小盆裏，天天以弄泥灌水爲樂。

花癡對於菊花，也是極愛好的，連年搜求名種，細心培植，所得共有一百餘種之多。每年秋季，秋色滿園，連日常起居坐臥之處，也放滿了菊花；無論瓶鬚罐頭中，全被菊花佔領了。他廉舉欣賞，顧而樂之，但他抱著獨樂不如衆樂的主義，總得招邀朋友，置酒高會，作平原十日之飲；時沈醉在快樂的氛圍中，借此忘却他心坎深處潛伏著的愛麗家的苦痛。

當地的人士，聽說他愛花成癖，而種花也很有成績，於是每年倘有甚麼關於花的展覽，如梅花展覽會，春花展覽會，盆栽展覽會，菊花展覽會，都得拉他參加。他年來一味韜晦，並不好名，只爲愛花之故，也就欣然加入。但是每逢展覽之前，他往往苦心焦慮，設計布置的方法，弄得夜間也不能安睡，家人們譏笑他，說：花癡真的癡了！他也並不否認，說：天下人爲名爲利，無一非癡，我不過是癡的一種而已。

近年來困難日深，民生日困，凡百事業，都逐漸的走上了沒落的路，花癡被捲在這

恐怖的潮流中，經濟上便受了一箇極重大的打擊。但他在憂傷憔悴之餘，卻好似鴿子受了傷，還將翅膀掩住了它的創口。他只靠著一箇僅有的職業，維持一家子最低限度的生活，一方面便以種花自遣，借花忘憂，他就仗著那照眼花枝，不曾斷送掉了他的夢思餘生。他曾對人說：這幾年來，我百念灰冷，日就頹廢，惟有這園子的花，纔是我的生

蘇州風景線

蘇州，爲春秋時吳國之都，爲吳王闔閭，及其子夫差所據，爲與越國爭霸之地。秦漢會稽郡，後漢置吳郡，隋置蘇州，故考蘇州之得名，乃始於此時。蘇州會於滬甯線之中心，西面臨太湖石湖之邊，並有橫山，靈巖，郭尉諸山爲抱，轉至城西，及西北，則有天平，陽山，七子，虎邱，諸山環繞。風景秀麗，人文萃萃。非特山川足供遊人留戀，且有無數古蹟名勝，能使遊客徘徊，因是「天堂」之譽，實非偶然。本文以應若谷先生之囑，祇擇城內外古蹟名勝之較著者，摘述數處，以介紹於讀者諸君。

關於園林方面者：有獅子林，拙政園，滄浪亭，留園等處。其他如西園，翁園，怡園，遂園等處均從略。

獅子林 在城之東北隅神道街，後門爲潘儒巷，與拙政園相距甚近，爲貝氏私產，

命線。讓人家罵我爲有閒階級，說我是玩物賞志，我只付之一笑罷了。曾撰一聯自贈云：「投筆難追班定遠，種樹可繼郭素陀」。我寫了這一篇，卻還沒有舉出這花癡的姓名來，也許讀者們不耐煩，要問到這箇。那麼我先就在這裏作答道：他姓周，名瘦鵠。他所最愛的一種花，便是紫藤蘭。

蘇州美專
校長 顏文樑

不收遊資。內部湖石玲瓏，洞壑宛轉，大概分東西兩部，各成一大環形。東部疊石，遊其中者登降不遑，西部則盤旋曲折，有如迴紋。相傳元至正間，爲朱德潤，趙善良，倪元鎮，徐幼文，共商鑿成，而元鎮爲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近人誤以爲倪雲林所築，實非也。

拙政園 在葑門大街，離獅子林祇數百步之遙，爲明嘉靖時王御史獻臣，因元代太宏寺基，營爲別墅，以自托濟岳攜之爲政也。文待詔徵明爲圖記，後其子以構簷負失之，歸里中徐氏，清初海軍陳相國之避得之。中有運理寶珠山茶，花時爛紅奪目。後籍沒入官，爲駐防將軍府。旗軍撤後，爲吳三桂婿王永甯所有。康熙時改爲蘇松總督，缺缺，散爲民居。咸豐間，始爲太平天國忠王府，繼爲江蘇巡撫署。同治八年，張文瀾之萬

來撫是邦，另建節署，以此爲八旗奉直會館，入門處有老藤一株，爲文衡山所手植。臺石一座橫當門內，山後有水一曲，通以小橋，園景清幽，入內頗感心曠神怡。惜年久失修，大部已頽廢荒蕪矣。

滄浪亭 在城之南部，爲吳中勝蹟，傳爲一孫承祐者所築。宋蘇舜欽子美得之，旁水作亭曰滄浪，由是滄浪之名始著。後會爲韓世忠所有。由元至明，廢爲僧居。明嘉靖間爲妙隱庵，建韓蘄王祠，釋文瑛於大雲庵旁，復爲滄浪亭。清康熙間又建蘇公祠；商邱宋榮撫吳時，尋訪遺跡，復構亭於山之巔，得文徵明隸書滄浪亭三字揭其額，被毀於咸豐庚申之役。同治十二年，巡撫張樹聲重建之，其後日就荒蕪，而大概猶存。民國十六年文樑接管全部園亭，乃關西部爲蘇州美術館，東部爲美專校舍。同年秋美專校董吳子深先生，復獨力輸銀萬餘，茂材鳩工，修葺一新，漸復舊觀。園內迴廊環繞，山徑曲折，洞壑玲瓏。有五百名賢祠，壁間滿砌石刻，爲五百名賢繪像。其他各處有康熙詩及楹聯，乾隆十二年御書江南潮哭歎，及御題文徵明小像，宋蘇舜卿留別王原叔詩等石刻甚多。民國二十一年夏，美專學校復於亭之東部，購地築一羅馬式新廈，專爲陳列美術品。

留園 在閶門外五福路，今有稱留園馬路。園爲徐問卿太僕奉時東園故址，昔稱花步里。清嘉慶初，劉蓉峯觀察憲建築之，名

曰寒碧山莊，入稱之曰劉園。光緒二年，歸常州盛旭人方伯康所有，曰留園。是園占地之廣，爲蘇州諸園冠。園中建築，年費鉅資修葺，故仍不失整潔華麗之象。池沼澄澈，疊石亦兼雄偉之勢。壁間並多石刻，到處懸有名人遺聯，結構之曲折，別有風味。關於山水方面者：有天平，靈巖，鄧尉，虎邱，石湖，黃天蕩，寶帶橋等處，較爲可遊。

天平山 在城西二十里，山多奇石，又多楓。山麓有寒范仲淹祖墓，墓石林立，故名萬笏林。兜鉢庵上爲龍潭，俗稱一鏡天。上一石斜出者曰卓筆峯。更上山頂平正，曰望湖臺。秋時遊此山，色更豔麗，楓葉冒霜，葉盡赤色，有萬丈紅霞之稱。

靈巖山 一名硯石山離城十八里。山之西北絕頂爲琴台，西子曾鼓琴於此。平坦處有靈巖寺，即吳王館娃宮故址。有塔九層，曰靈巖塔，明萬曆廿八年，爲雷火所毀。有吳王井二，傳爲吳王避暑處。塔南西上，舊有響履廊，以梗梓藉地而虛其下，令西施與宮人行其上，則有聲，因名。東爲百步街。街之南，有石室，俗稱西施洞，舊稱吳王囚范蠡處也。

鄧尉山 一名光福山，在城之西南五十

記顏文樑

這是六年前的事，在一個初夏的清晨，

五里，以漢鄧尉隱此，故名，山勢雄偉，爲附近諸山之綱領，故鄧尉之名獨著。山中多梅花，清康熙中巡撫宋學愚題「香雪海」三字於巖壁，其名更著。山石司徒廟，相傳祠鄧禹。廟中有四古柏，聞爲漢時物，聖恩寺爲唐天寶中建。晉州刺史郭泰玄墓在其後。墓左有奇石明天順間出土後漸沒，至清康熙十七年再見。遊此山者當以春季爲最多。

虎邱山 在城之西北七里，一名海湧山，相傳爲閻閻葬處。有劍池，爲秦始皇鑿山求劍遺跡，顏真卿書「石今存一」。前爲千人石，傳異僧竺道生講經於此，石爲點頭，故池中有點頭石。池右有石井泉，亦名泉也。山有寺舊名雲巖，有小吳軒，在寺左。新建冷香閣，則在千人石左旁之上，拜梅亦多。真娘墓，愁愁泉，試劍石俱在山徑左右；五人墓在山塘普濟堂對門。

石湖 在城西南二十里，通太湖，宋范大成居此，有行春橋跨湖上，陰歷八月十八日有串月盛事，波代晶瑩，適宜月夜泛舟。黃天蕩一作皇天蕩，五代時構紅窰，錢鏐曾戰於此。今藕花最盛。太湖水自滄台湖（在城西南十八里）東過寶帶橋，入運河分流入黃天蕩。

寶帶橋 爲唐王仲舒捐玉帶所建，有五十三環洞，於平遠而暢。

美術教師周圭

滾霧籠罩着巴黎城，火車鳴鳴的叫着，報道

已經到了巴黎的里昂車站。吾同紋都下車去，顏文樑先生也來了。吾同他本無一面之緣，從這匆忙中認識了；並且離所寓的地方近極；又是吾們初到法京時的指南，於是此後來往的機會很多，各人的性情，也互相認識清楚了。

顏先生的個性，在吾的印象中，是很誠懇而有責任心的一個。記得有一回，他領路到羅森保美術報去，他本來有事，但一直引導到看見美術館門為止，雖是在中途吾屢次說：「吾認得了」，但終於無效。他還說：「巴黎的路不整齊，恐怕要迷路」。

法國的法律，有些兒奇妙。假使有扶梯的人家，鄰人因需要而借去，不幸發生意外的事：如跌傷呀，折斷足呀，那末扶梯的主人，就有罪了。理由是不該把這危險的東西，借給別人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還有一個吾國的留學生，欠了旅館裏一年多的房飯銀；終於逃之夭夭，回到中國去了。旅館主人說法，訴之於法庭；結果審判下來，還是旅館主人自己的罪過；不該讓他欠錢欠得這樣久，法庭不負責。於是旅館主人，到吾國留學生的宿舍去找這個拆爛糊學生的朋友，要求情商歸還。顏先生聽到了，提議請領事館追究，以維持吾國人信用。當時有些同學，以為是一種戲言；但是顏先生真的在第二天清早，擺置了一切的工作，到領館去委託。藝人的行事，本來不是虛偽的。

蘇州人相打，只看見繞辯子（註一）這句話幾乎可以完全推翻。民國十九年的夏天，顏先生同了幾個留法的藝人，在飯店中吃飯的時候。有人說：「蘇州人相打，只看見繞辯子」。顏君就說：「既然要相打，無用繞辯子，一即健身而起，與之周旋。某也無可奈何之旁人勸解。」

文樑作畫注重寫實；以藝術普通化為目的。他常說：「譬如說話，所說的話，別人不懂，這句話便等於沒有說；一幅畫別人不懂，即等於這幅畫沒有畫。其辦蘇州美術學

蘇州的藏書家

蘇州的「文風」，是自昔稱盛的，從來著作家出自蘇州的，真是不勝屈，他們的著作，何止汗牛而充棟。因此藏書家也代有其人。歐陽永叔所云：「物常聚於所好，」所好者是書，也值得一述了罷。

據蔣秋兄所輯的「吳中藏書先哲考略」，凡是見於著錄的藏書家，自宋迄今，共有一百四十餘人。他是把葉菊裳的「藏書紀事詩」作為藍本，再增入晚清諸家，或流寓吳中，為葉氏所未及采考。雖然未能算得搜羅無遺，却已燦然大備了。

最後記到葉彬為止，生存者不錄，是以前史家的慣例。就我所知道的，蘇州的藏書家，還有今年去世的投仲深先生。他有幾種孤本小說，是不肯輕易給人看的。此外儘

校之始，僅三間破屋，五六學生，今則逐漸增加，至二百餘人。其設備與國立各藝術校可相伯仲。除滄浪亭畔，新舊校舍外，又有在羊五廟左邊，分設第二院。其宗旨不求虛名，實事求是。又提倡實用美術；較之一般以辦學為利己工具者，不可以同日相語，一九二九年，文樑曾出品法國春季沙龍展覽會，其十年前所作：「燈間」一幀得榮譽獎。可見顏先生之藝術為西方藝術界重視之一斑。（註一）譏笑蘇州人有名無實沒有勇氣的意思

國學教師 范烟橋

在的，有柳孝先生的翠樓藏書；金松岑師的天放樓藏書；章太炎先生的荊溪樓藏書；陳石遺先生的石遺室藏書。此外能世守藏書，繼續收藏的，有潘氏顧氏。

劉石魯兄和鐵瓶巷王佩諍兄也藏着不少的書，劉重善本；王重辭本，尤其愛故鄉文獻。許博民兄愛藏新書，並且他是用圖書館編目法的，還另闢了一室，陳列多方面的雜誌。

其他藏書數千百卷的，不能盡記。公共藏書處，一為滄浪亭的省立圖書館有幾種宋元善本的。一為公園裏的吳縣圖書館，新書較多，學校圖書館以東吳大學為最宏富，其次是蘇州中學和振華女學。收藏民間以來，新小說的，有楊劍范兄

十六年以前，差不多沒有一種不買的。十六年以後，與會漸淡，而凌敬言兄收藏明清兩代的彈詞，也稱得盡心竭力。據他最近所發表彈詞目錄，有一百多種，如九海圖畫館和鄭按氏所未得者。我狠愛清末插圖的石印小說，如點石齋同文書局所出宋齋所出版的，有幾種是吳友如周慕橋所畫，十分工致。可惜不多，就中以『長生殿』和『聊齋』

蘇州「行」

在這個古城裏，轎子是鳳毛麟角了。記得我還坐着幾回，那時正在中等學校念書，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孩子，瘦小的身體，坐在轎廂裏並不覺得舒服。至今，也沒有什麼感想。

陳老病先生的中秋旅行記裏，有這樣一段描寫：「……回憶曩在吳門，暇日輒與僮輩，乘輿，過金闕曲中，軟帘繡幕，拂以流蘇，左右琉璃，光明映澈，顧瞻自得。與人舉步不闊，而平穩速，有類飛鳥，諺謂之麻雀步。雖通衢大道，市塵鱗次櫛比，轎馬往來，行人如織，肩挑負販，遮列兩旁；而一聲呼喝，軟輿即飛過其前，瞬息便杳。酒闌人散，扶醉歸來，則兩行紅炬，晃耀輿前，彷彿撒金蓮送還私第時也。……」

跟轎子同受洋車的影響，而漸歸淘汰的是驢子。以前滿街都是，一聲長鳴刺耳可厭

「兩洋最精。不知海內有沒有和我同癖？狼顧互相比對，寫成一個目錄。」

國學會有一部徐菊人捐贈的『晚晴詩集』，是別的藏書家所不易得的，因為他是非賣品。

還有一個不喜書籍的書畫家，姑隱其名，家裏有很多的珍藏，在樓上，不去整理他，恐怕都要給蟬兒蠶食以盡了。

蘇州明報 范菊高 記

現在城外還可以找幾頭騎到虎邱去，城內却已沒有牠的蹤跡了。（當其全盛時代，上海的女明星到蘇州來，都要騎過「驢子癩」。）我生平胆小，所以始終不曾騎過，知道這傢伙有怪脾氣，老喜歡向牆壁撞。曼殊上人致柳亞子先生書，曾提起牠。一次說：「昨日從驢背上跌下，幾作跋足仙人矣。」還有一次說：「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觀前食采芝齋樓子糖，思之愁難。」糖僧吃過驢子的苦，還是想騎，大概此中也有詩思。

以上都是舊話。此外，還有馬和馬車至今依然存在。前者僅有公子兒和少數摩登姑娘請教，後者只限在城外兜圈子，不能進城。但李植秋先生的預言：「坐馬車到虎邱去」却在十餘年後的今日實現了。

現在，談些現在的。最普通的代步物是洋車，蘇州人和上海人一樣叫他黃包車，分

三種，上等是「包車」，資產階級自備的，真神氣！顏色漂亮，有的還裝上「電喇叭」。中等人野鷄包車，窮小子坐可以冒充大亨，坐價並不貴。下等是大衆可坐的洋車了，最優待女人家，兩個兒不妨坐一輛。

洋車上規定有一個鈴各地皆然。但蘇州的洋車，有的雖掛着鈴，擺設而已，洋車夫不肯輕勞費手，轉瞬破破喉嚨，向路人大加威脅。有的竟連擺設也沒有，我會分析過得四種不同的格式。（一）無鈴聲，也無人聲。（二）有鈴聲，也無人聲。（三）無鈴聲，有人聲。（四）有鈴聲無人聲。（這四種是絕無而僅有的。）

蘇州街道，狹窄的仍居多數。在小巷中坐車子，車輪過處，罵聲不絕。一種是得罪路人，補罵為「斷命車子」，「接生日車子」。還有一種是兩車相擦，大家不肯讓步，車夫對罵着。如這條巷是短的，那末走完了巷，罵還未完。

因為「車照」發得多，供過於求。假如你「遊觀前一從察院場起至醉坊橋止，準遇到兩百以上的車夫，挨次向你問口令似的兜生意，決不會少。關於車夫兜生意的事情，更是家常便飯，我幾次目睹有人叫車子，坐在甲的車上，乙趕過去揪住甲扭打起來，便宜了第三者。丙，拉了那人飛馳而去，回過臉來向搏戰中的甲乙，得意地微笑。

有些車夫學會了欺詐的技能。我每次在

金門口坐車子到觀前，言明小洋兩角，車夫走了二十步路，便叫我換車，他到手大洋一角，那代表拉到目的地比他走千百倍的路程僅得銅元十餘枚。這是什麼話！然而我遇到。那時我見他可憐，加給十餘枚。

不久以前，蘇州公安局長徵服出行，看見一個黃包車夫扭住乘客，加以制裁，反被車夫打下耳光。於此，我奉勸到蘇州來的朋友，要對車夫客氣。

腳踏車數目也不少，在崎嶇的碎石路上駛行，常有鬧禍的事情發生。我在青島有見商店門前都有放腳踏車的鐵架，蘇州還沒有這種設備。

汽車，祇有救火汽車可在城口出入。最近有一位住在城外的西醫，曾主張醫生的汽車，也應當准許通行，說醫生是救人的，也是「救」，結果，這問題尚無答案。

但除救火汽車外，有幾種特別通融讓汽車入城過。首創記錄的，不知是那一位軍人，恕我非考古家，不能報告。昨天，新鮮的事實，明報載：「本總汽車進城，公安局懸為例禁，惟救火汽車因公出救，則不在此限，而其他之私人汽車，一概不得入城，此乃廣人皆知。但他地馳蘇之汽車，因不明蘇地情形，往往有汽車開入城內時，被警擋阻而退出城外者，時有所見。此次胡蝶等公演話劇，箱籠物件等班底，以件數太多，人力車搬運入城，殊感麻煩；乃雇得灰色大汽車二

輛由金門入城，直駛北局，沿途崗警，均未干涉阻止，據關係公安局長張漢成，事前曾分令所屬，予以便利也。」胡蝶姑娘面子真不小啊！

蘇州現有三條公路通行長途汽車。一為蘇嘉路，從蘇州到常熟。一為蘇木路，從蘇

說書在蘇州

蘇州有句俗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意思是說無論幹那一行生意，從做官，經商，一直到開設娼寮，只要交上運，財神爺肯照顧你時，什麼都成。所謂三百六十行，恕我不能歷舉，本題所要寫的「說書」，不知是其中之一也否。只知道這是一種技藝，可以使售技者一生吃着不盡，也可以把它當作遺產，傳授給兒子；而且，比較起常州的小熱管唱春一類，高尚得多。

「評話」和「彈詞」兩種，講大衆化些，便是「說大書」和「說小書」。引經據典起來，宋朝已有此風，不過當時所謂評話，却與現在的彈詞相同，有唱有白。

因為這是一種靠着吃飯過日子的技藝，所以幹這一行的也就有很多人。在全盛時代，他們設立了一個公會，叫做「光裕社」，這是蘇派，上海另有潤裕社。社裏面有社長，副社長，候補社長，是由全體社員推舉的。還創辦一所光裕小學。

州到木渚。如乘小汽車或馬車，走蘇木路得納「賈路錢」。不！養路費！虎邱山，上海認爲蘇州的喜馬拉雅，（實在，不成爲山。）所以我附帶一說：不論汽車，馬車，洋車，腳踏車多可以坐了去。話說得多了至此截住。有機會的話，再說旁的。

大晚報
記者 伍奕冰

計算起來，說小書的要多於說大書的，因爲迎合一般太太小姐公子哥兒們的胃口，琵琶絃子壓倒了琵琶木。

論脚本，如三國志，西廂記，（常燕姚民哀，一名失菊庵，他彈唱的西廂，真是天衣無縫。）玉蝴蝶。（以前被禁，至今仍不大風行。）最通俗的如珍珠塔，三笑姻緣，描金鳳，雙珍鳳，白蛇傳，文武香球一類，都是「私定終身遊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大團圓」，千篇一律的老套。

這一類小說演義，數年前玄妙觀東有一家讀見樓書肆，近乎是獨家經理。現在有上數家了。但說書脚本，却是另外編過的脚本。這且不在話下。

論人才，如黃兆麟，說三國志只摘取中間短短的一段精華，以喝斷城樓橋的那一聲怒吼成名，他更有一種絕技，能插口或班馬之嘴。據說他要是到馬廄中去鳴一下，立刻會召起四面的響應。楊星桂月槎弟兄。（他

們早已改業)。朱耀庭耀笙弟兄，在二十年前，他們走碼頭到上海，曾經紅極一時，那時候小朱年少翩翩，女影迷裏常有數十只色情狂的媚眼盯住他。現在他已老了，風頭也過去了。倒是耀庭的兒子稼生，從少讀過幾年書，懂得一些文墨，自己編了幾支較為可聽的開篇，生就珠圓玉潤的喉嚨確是可取。除繼承這只飯碗以外，還能畫幾筆花卉，家裏大門上貼上一張「修竹庭畫室」的條子。近來也常跑外碼頭。

蘇州的書場都附設在茶館裏面，最高等

閒話蘇州小姐

蘇州小姐可分四種：(一)城裏小姐；(二)讀書小姐；(三)閨閣小姐；(四)鄉下小姐。

「城裏小姐」，是指住居城裏中等人家的女兒，別乎「鄉下小姐」而言。普通十之五六，都受中等教育，因此又可以分「讀書小姐」，及不受教育的「閨閣小姐」兩種。

「讀書小姐」們，在外表上，她們都能脫盡蘇州一般柔弱女性的本色，她們早上很早起身，從家裏出來步行到學校去，上學放學，在幾條熱鬧街上邁出，態度也很大方，不致於要人作伴。在同學及熟人間，她們很會說話，不是閒話人家的長短，便是批評電影明星的醜態。她們雖都不肯自己承認染有

的是「吳苑深處」；吃茶，聽書，蘇州人十之七八是閒階級，最會講究閒情逸致。觀東書場會因一位漂亮而伶俐的紅女說書賣過座，當時逐鹿者不乏其人，當地報紙天天有捧場的文章。

記得去年爲了男女配搭的一件事情，曾經鬧過，原因是同業嫉妬沒有什麼結果。就我個人意見，男女配搭，在趣味上，是無怪他能增加效力的。什麼父子雙搖弟兄雙搖不如乾脆夫婦雙搖，男去男，女去女，忸怩表演能逼真得多咧！

蘇州女子
職中教師 費志仁

蘇州小姐的脾氣，可是在言語舉動之中，終還是很顯明地表現出蘇州小姐的氣質。

「讀書小姐」，雖比較地能開蘇州婦女解放風氣之光，在同學親友間，她們談鋒很健，但是在交際場中遇見陌生人時，也會面紅耳赤，扭扭捏捏起來。她們從不肯單獨和一個男友或未婚夫並肩同行，在風氣閉塞的蘇州，雖有幾個胆量及自信力較大的小姐，也不敢公然和她們的情侶攜手並肩，能夠一前一後在街頭散步者，已經很難得了。「讀書小姐」有一種共同的嗜好，她們喜歡吃小食，喜歡看中國電影，(最近也愛看起秀蘭鄧波兒主演的片子)喜歡買明星照片，及電影雜誌。

至於「閨閣小姐」，原指一般不受教育的少女而言，她們也和從前舊式足不出戶的閨秀們不同了。因爲不要到學校去，有錢人家的女兒，便可以睡到上午十點鐘起身，從容梳裝，一兩點鐘吃飯，吃罷飯，就去看電影，看了電影吃點心，接着看京戲，夜半回家，再又幾圈麻雀。

「閨閣小姐」，有時也會約集鄰舍女伴，同到公園散步，或到街上剪衣料。她們都是十足蘇州小姐的典型：臉色蒼白而帶淡黃，身段纖柔，姿態嬌弱，說起話來聲音糯糯的，風吹喉頭痛，多又幾圈麻將便會腰酸。她們出外的很喜歡打扮，穿幾件新衣裳，臉上搽一大塊的黃胭脂。在家時，又及麻將，聽聽無線電，她們都能了解人生及時行業的意義：本來蘇州人，不論男女老小，都是很會享福的。

人家都知道蘇州的「城裏小姐」都會消費，而不知道蘇州的「鄉下小姐」也會生利。

「鄉下小姐」可以一望而知，她們衣服樸素，說話誠實，足下穿的草鞋，頭上包的藍布，身上有的是布衣，身體都很壯健，她們平日安心勞作，吃的是瓜果蔬菜，不知肉味。她們只知道每天要做工作才有飯吃。除了料理家事之外，還要種田，也有拾糞子爲生的。勞作之餘，或替城裏的繡花店繡花。蘇州的刺繡，是素來出名的，可是這種藝術

出品，都是出於「鄉下小姐」的手製。在生利這一點上看起來，「鄉下小姐」要比（城

裏小姐）使我們欽佩得多。

★ ★ ★

長篇
創作

黃金髮姑娘（二）

驚 藝

“La Blonde si jolie”

不久，馬孫太太從廚房裏走出，穿過我們的舞室，走入了沙龍。霍希自然走過來和她握手問好，他們三人德語的音浪也就此停止。

「你們在談些什麼呢？」馬孫太太似有些疑心他們。

「我們在討論着歐洲的戰爭威脅的一個大問題呢，」霍希首先回答，他又從口袋內拿出一張日內瓦日報來給她看，指着大字的標題說：「馬孫太太，你看啊，這篇是墨索里尼的演說，近來意國和法國的邦交很險惡哩！」

「嗚，墨索里尼是什麼東西！」馬孫太太似怒地憤然說，「十多年以前，不是一個瑞士流落的光棍嗎？那時我們常常看見他到伽錄登的工廠裏妖言惑衆，煽動工人起來罷工，搗亂我們的秩序！」

「混賬東西，」她看着報上一段記載說，外傳一旦意法交戰，恐將假道瑞士，於是

大為憤怒。她接着指了指報上的墨索里尼照片說：「你這個被我們驅逐出境的東西，難道要來侵略我們嗎？可惜德國終究沒有把比利時吞下啊！哈哈！」

霍希，狄德爾，白詩梅三人，又竊竊地講起了德語來了，也許在批評馬孫太太的言論。

「請你們不要說德語，」馬孫太太像火上添油的越發動怒，「我這里是不容許說德語的人們。誰說德語，替我出去。」

「老太太，你為什麼發怒？」霍希強硬地說，「你是瑞士人啊！瑞士三分之二的人說德語哩！」

「為什麼！」馬孫太太尖銳地回答，「我雖然嫁給瑞士人，可我還是法蘭西的種族，你不能在我面前侮辱。」

「你們，你們，」馬孫太太更急促地說，「你們這些希特勒的黨徒，都不是好東西，都是歐洲的搗亂份子。你們便和墨索里尼

一般，我們法蘭西的敵人。」

「發瘋了吧！」霍希用德語向狄德爾和白詩說。

「聽見嗎？」馬孫太太大聲叫喊，「我不許你們講德語，我們是法蘭西的家庭。」

「你這不懂事的老太太，」狄德爾也表示憤慨，「你竟敢侮辱我們德國，侮辱我們國社黨總理嗎？」

「野蠻人，」馬孫太太也不肯示弱，走上去指手劃腳地說，「我不知道什麼德國，你們盡是些北方的蠻族！」

我同以風在鄰室聽得不能再忍耐，便停止了樂聲走過去。以風首先倒入馬孫太太的懷內搶着報紙，兩人面吻面地親熱了一番。

我便走過去，那三位德國青年到舞室去，霍希鬱得滿肚子氣沒處發洩，祇得借此機會，一溜煙跑了。白詩梅隨即跑上樓去，狄德爾坐下和我談不止幾句話，看他有些難容，我也勸他早些去睡。

我再走到沙龍時馬孫太太氣得面龐紅紅，以風不住在她兩頰上吻着，抱着她底姐姐，還引她底歡笑。

「國家是誰都有的，」我走過去和馬孫太太說，「想想吧，我的祖媽，誰不願意愛他底祖國呢？愛國之心，人都是有的，你原諒他們吧！」

「你也愛你底祖國嗎？」以風和我調笑

（未完）

大上海人創刊號

本社社訓..... 馬相伯
發刊宣言..... 編輯部

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預測..... 滕樹欽

意阿爭端將如何解決..... 沈頌芳

杜重遠出獄記..... 徐心芹

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 陸 誥

滿洲郡主德菱訪問記..... 錢台生

人生觀之我..... 陳 傑

我的浪漫生活..... 曾孟樸

新意大利考察記..... 張若谷

標準好人閻錫山之滿腹經綸..... 魯少飛

本刊銷數激增

廣告效力宏偉

若承刊登每期價目表：

全頁五十元 半頁三十元

三分之一二十元 四分之一十五元

第二期目錄 售價五分

不盡不實的大美晚報..... 編輯部
世界二次大戰的導火線..... 沈頌芳
一小時會見胡文虎..... 張若谷
亞羅漢手會晤記..... 張若谷

追思戈公振特輯

我與戈公振..... 余應鵬
零碎的印象..... 潘公展
忠實誠懇的戈先生..... 馮陸其
從此榜成神話..... 邵洵美
斯人斯疾..... 蔡行素
不死的追憶..... 曾虛白
社會真戈先生..... 曹雲程
戈公振在歐洲..... 陸 誥
於新聞事業..... 趙君豪
在我心頭的戈公振..... 趙君豪
紀念戈先生之遺稿..... 黃寄萍
已成了歷史的腳印..... 張友憲
新聞事業是永生的..... 林藍風
天曉得..... 薛農山
我所認識的戈公振..... 成舍我
一個真正的報人..... 何西亞
古道熱腸之君子..... 徐卓泉
戈公振與華僑虹..... 顧執中
給戈公振者..... 張若谷
我向戈公振先生宣誓..... 張若谷

小上海人副刊

談小巴家人..... 洪深求
我的「小上海人」雜誌..... 黃 傑
三百年前的上海人物..... 徐蔚南
上海人吸紙烟的變遷..... 黃寄萍
老上海與新上海..... 朱曼華
廣西的黃皮..... 錢 寧
張道藩的自說..... 徐仲年
西門慶取迷酒金迷..... 曹涵美

第三期目錄 售價五分

六中全會南京一週真聞..... 張若谷
新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 沈頌芳
毛維壽解甲歸田記..... 徐心芹
憶恩人戈公振..... 鮑振青
戈公振遺聞逸事..... 黃寄萍

小上海人副刊

阿比西尼日用語..... 洪深求
五全六中會側景..... 卜少夫
我怎樣開始和香烟接吻..... 胡烏衣
一個女嚮導員自述..... 張 琳
做了十七年的典業員..... 程靈光
黃金髮姑娘..... 驚 蟄

歡迎試閱創刊號，第二期，第三期

共三冊，若承函索，附郵一角，當

即寄奉。

編輯部播音

△……五全大會中，京市黨部曾提出開放新聞及恢復言論自由案，已經大會決議，交中執會極力改善宣傳方法。國內輿論界，此後在法律範圍內當可自由發揮意見，打破以前之沉寂苦悶。中委雷震君，曾於一中秋新論一中，著有一文，力言開放新聞之需要，所論極是。本部轉錄於卷首，作為我國輿論界之一種代表輿論。

△……新聞報特派員陸詒君，曾親臨談現為華北中心人物之宋哲元將軍。此印像配可使讀者深一層認識二十九軍之領袖，並是勉宋將軍勿忘其過去之光榮歷史。

△……「訪問汪精衛的回憶」，執筆者為法國「小巴黎人」報特派員加斯克女士。譯文會刊南京「新京日報」。汪氏自被刺來滬療治後，近已辭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務。聞傷勢甚劇，同人虔祝汪氏早日康復。

△……我國元老馬相伯氏，近年隱居上海，不聞時事久矣。張若谷君筆記之「一小時會見馬相伯」，可見馬老最近生活及其言論之一斑。

△……本報「小上海人」，全部容納，「蘇州人物特輯」稿件。我們特別向惠稿諸君道謝。尤其是鄭寒玉君，他投寄一篇關於蘇州報紙調查精確的文章。我們希望本刊各地的讀者，隨時寄賜像這一類的報告調查文章。

△……「申報」春秋「主編人周瘦鹃君，自移居蘇州後，已久不執筆，今得其自傳式之文章，同人引為莫大榮幸。又承文學家范烟橋高君仲，名譽秋君，藝術家顏文樑君，周圭君等，惠賜蘇州本地風光人物之文章，美不勝收。費志仁君，以女性觀察女性，益另有特殊之見地。

△……本報洪漢求君，近正從事譯述「美人魚故事」，不久可望歸本社發行出版。

△……本刊雖為新聞界之同人雜誌，但亦歡迎讀者投稿。尤其歡迎有關時事及時人之特寫文字，以符合本報之編輯方針。

君欲何處去？

欲遊覽市區及附近名勝？
欲訪問故蹟或購置名產？
欲遊覽郊野以怡悅心目？

本社常備男女導員，俱係優秀幹練份子，均諳南北方言及英國語言，為君服務。

君有諮詢
竭誠奉告
君欲何之
為君嚮導

話一〇四一四

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晚間十二時。
取費：貴客欲提早時間，請預先特約。每小時大洋七角五分。連送六小時，祇收五小時計費。
優待：本社常備新式汽車載客，隨叫隨到。

上海粵路三五路
導導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中旬出版

本刊所有稿件絕對禁止轉載

出版發行 上海神州路樂里五號 大上海人社 租界電話九二九七〇號

編輯 張若谷

印刷 西門金家坊一八七號 上海合作印刷公司 電話二三八八三號

上海 獨立出版社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北新書局 時代圖書公司 民智書局 羣衆圖書公司 神州國光社 新生命書局 華通書局 花牌樓書店 中央書局 力行書店 中正書局 文華書局 岐山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北京 東方書局 文明商務書館 生活書店 時代圖書公司 交通書局

蘇州 大夏書局 青年書店 蘇州書店 北方文化流通社 天津書店

天津 荒島書店 現代書局 新生圖書公司 中國雜誌公司 振提書店

漢口 荒島書店 現代書局 中國雜誌公司 振提書店

青島 荒島書店 現代書局 中國雜誌公司 振提書店

杭州 荒島書店 現代書局 中國雜誌公司 振提書店

●●●●●●●●●●

虎標萬金油

●●●●●●●●●●

萬藥之王
萬病可治
萬金不換
萬家生佛

試問

既然自吹有數十年歷史的某某油，到現在又要仿冒他人出品，試問該某某油，靈不靈？
原有某某油，已不能得人信仰，試問將裝璜包盒，去仿冒他人，改換一下，就可使顧客相信麼？
此種冒藥試問聰明的顧客，願買不願買，要買不要買？

全國大小鄉鎮各藥房各
烟兌洋什貨店均有出售

寧波路新新公司後面五九一至五九五號

虎標永安堂 滙行

電話九三一五九號

LE PETIT SHANGHAIEN

上海上小

大上海人副刊

蘇州人物特輯

本刊已向主管官署呈請登記



閒着沒事做，蘇州小姐向來就沒事做。身子又弱，粗生活做不動，細生活也不想做。到公
 園裏去閒放閒放，怕給人吞了去，到茶店店裏跟「小姊妹」說話兒也覺吃力。

閒着沒事做，蘇州小姐只得得到「一朵芝麻」去買些「玫瑰水炒西瓜子」，嗑着歇閑兒。
 一天兩天……嗑着西瓜子，第一：這東西不漲肚子；第二：可以接時刻，每天嗑一千顆一
 萬顆，當它是玩兒，既不吃力，又化不了多少子兒。於是蘇州小姐嗑西瓜子的本領是養精練
 氣，挺圓熟的。

蘇州小姐

胡考作